

木見老人虚堂集

上卷

C40

4514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入藏及有
宋書置武烈崇雲山
我徵英路陸江中未
為學者不暇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年機謹誌



64853

虛堂錄序

空劫前時有無手人入無

影林採無根樹向圓覺伽

藍依光明藏布戒定慧

之柱礎架體相圓之棟梁

以解脫爲門運化空爲座
號曰空堂我林泉老師而
居也於禪天未見丹霞
弄影即已明心不免指空
話空橫說豎說要列親

切要俾融之矣日益時習
廓達靈明者矣
元貞元年秋九月奉詔大
夫姜端禮撰

潘宗旦書



虛堂集卷上目錄

青原階級

石頭曹溪

藥山坐次

船子夾山

柰樹洞山

沙彌住庵

道吾五峰

洞山廊幕

雲巖巾鉢

南泉異類

夾山示境

夾山不會

夾山上堂

夾山撥塵

虛堂集卷上目錄
青原階級
石頭曹溪
藥山坐次
船子夾山
柰樹洞山
沙彌住庵
道吾五峰
洞山廊幕
雲巖巾鉢
南泉異類
夾山示境
夾山不會
夾山上堂
夾山撥塵

石霜觸目

漸源持鋤

洞山初秋

洞山大事

洞山鳥道

神山過橋

洛浦淘金

洛浦祖意

洛浦供養

蛤溪相看

洛浦一毫

洛浦佛法

洛浦歸鄉

洛浦祖教

韶山禮拜

韶山家風

黃山米價

上藍本分

四禪入井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上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有修有進索論高低無證無為那消升
降只如行不出戶坐不當堂者甚處安排則是
舉青原思禪師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得
不落階級這邊如穩當祖云汝曾作什麼來

深窮妙理
細辨根源

思云聖諦亦不為猶有這箇在祖云落

何階級

重重烹煉要識精金

思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

級

無皮毛不立及盡聖凡情

祖云如是如是

真不掩偽善曲不藏直

自護持吾當有偈

應悲之故落卓之談

心地含諸種

無不入

普雨悉皆萌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頓悟花情已

但得雪消去

菩提果自成

自然春到來

師云建化門中不無評品實際地寧有階差
自始至末返本還源不歷僧祇而獲法身者自
知頓漸超越奧妙玄極之理六祖一日謂衆曰

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

本心生種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

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

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

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

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

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

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
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
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
承吾肯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林泉
道莫惟老盧能處藥慣曾得效敢傳方達摩亦
云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林泉道上代下世
老婆心切而况丹霞以綿綿密密隱隱難分處
交加頌出頌曰

卓爾難將正眼窺

有睨

迥超今古類何齊

見

參差苔封古殿無人侍

王字深

月鎖蒼梧鳳不栖

坐看

師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
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有等餓眼禪和
貪觀雲外月失却掌中珠漫自逐句尋言不務
知根達本况此不落階級的人磊磊落落雄雄
堂堂其機不可觸其鋒不可當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活鱖鱖轉輓輓雖是面門出入無形影而
難審其詳此其所以難將正眼莫可窺窺者歟
故臨濟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忽有
人問汝作麼生祇對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林泉道誰知口苦心甜
處倒楔把頭兜豁伊只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
藏可窺不可窺見徹見不徹諸人試斫額看其

實此事自古及今比類難齊言說不到若苔封
古殿月鎖蒼梧呂趣起而莫侍尊嚴鳳戢翼而
潛升霄漢且道不隨功勳一句合作麼生道聖
凡情已盡何用立階梯

示衆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迴戈倒戟時
計穩能周脩未委乎誰具斯作略

舉石頭遷禪師問青原云和尚自離曹溪甚

時到此間

家箇兒

青原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

溪來

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

頭云某甲不從曹溪來

諱赤

白諫原云我已知汝來處了也

明眼人
難謾

頭云和

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

啼哭樣奉猶自可
爛泥隱刺更難耳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初至吉州青原山靜
居寺叅思禪師思曰子何方來遷云曹溪曰將
得甚麼來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
曹溪作甚麼云若不到爭知不失遷又云曹溪
大師還識和尚不曰汝今識吾不云識又爭能

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

曹溪甚時至此間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

云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已知汝來處了也云

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林泉道子細看來雖

似叉手罵丈毋其奈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

於師方堪傳授此亦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之別樣也非世智辯聰可定奪矣其實來

無所從去無所住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

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
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林泉道如
來禪祖師禪休爭眉與顰只是一文錢更看丹
霞別傳消息頌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

指空話空

玉女年尊似不聞

耳

過鵝手相將歸故國

同行無疎伴

暮山岌岌鎖重

雲

不教人見轉風流

師云竺土不傳無字印祇園剛道寄書來當此

之時木人問路枉向青霄誰敢臨岐妄傳消息
故年尊玉女聽風柯而聞似不聞齒缺泥牛耕
月色而見如不見無中唱出信手拈來擊碎疑
團歌殘狂解所以教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
淺知淺見爭免向舌上鑽研狹智狹聞寧不於
言中採摭此皆生死根本妄想端倪古人慈悲
太甚行願弘深藉有言欲顯無言假無說要知
真說為垂隻手方便提携擬使初心殷勤趣向

雖暮山之岌岌五眼難窺奈秋月之輝輝寸心
不昧鎖重雲漫教緊俏滯玄關枉使因循放開
一線許商量不惜雙眉通祕訣還相委悉麼妙
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示衆云行住坐卧無非妙用神通語默離微總
是法門佛事直饒向空劫前承當剗地索道未
在未到這裏還許開口麼

舉藥山惟儼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

脚力困
時歇

石頭和尚見乃問云在這裏作甚麼

老心不
歇

云一物不為

引惹
詞訟

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

克已
復禮

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

要識真金
火裏看

山云

千聖亦不識

許汝
眼明

石頭因以偈贊曰從來共

住不知名

却最
親切

任運相將祇麼行

好客
疎伴

自

古上賢猶不識

懶見
攀伴

造次允流豈可明

勿謂
泰無

人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

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
律師傳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
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
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
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
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

仍伸前問祖曰哉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
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
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
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在石頭處
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
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
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
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條篋束取肚皮

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住於此師乃辭祖却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在這裏作甚麼林泉道有甚不知有甚不見何必重重曲垂方便山云一物不為已是堆山積嶽塞壑填溝頭曰恁麼閑坐也再三撈攬盡力提推乃山云若閑坐即為也靈利衲僧一撥便轉頭曰汝道

不為不為箇甚麼端的為人為徹殺人見血山云千聖亦不識到此之際任誰索許具金剛眼怎不教石頭滿口贊伊道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想這沒面孔漢不近人情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據此父子緣熟師資道契折麼是誰看他不破還知丹霞冷眼傍觀處麼頌曰

玄微及盡本儵然

果有這箇在

若為渠開萬八千

當機

不讓

月印澄江魚不見

可憫

過釣人何必更拋

筌

枉勞心力

師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呵秦趺
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云大般若經師曰
作麼生說色空義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
曰空師曰衆微未聚時作甚麼生因指師又問
別講何經論云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
義云涅槃而不生盤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

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云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云見師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云見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袖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戒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曰不

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只說得果上色空不會
說得因中色空其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曰一
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
衆微空微空中無一微林泉道直饒及盡今時
未免狼藉徧地雖本倏然坐着即不可此豈非
相隔萬八千也月印澄江魚全不見釣人何必
更欲拋筌還知此意麼非智可知難可測龍睛
天眼覷無門

示衆云有時恁麼羚羊挂角月沉西有時不恁
麼木馬遊春駿不羈用行舍藏自由自在知是
何人

舉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

跡

峻猶入
枯井

沒蹤跡處莫藏身

切忌
生根

吾三十

年在藥山只明斯事

將謂
忘却

師云秀州華亭舡子德誠禪師自傳藥山之道
唯好山水自適其意故泛舟於華亭江上因得

此名一日泊舡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
尚日用事師豎起橈子曰會麼云不會曰棹撥
清波金鱗罕遇復有頌曰有一魚兮常莫裁混
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
來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黏逸指風兩岸暎
一舡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只是舡子
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
傳與夾山相見機語投子頌古中已載茲不復

云相別之際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
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可謂是未到無心須要到
既到無心無也休端的若是脫洒衲僧出住自
知時節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此之用舍行藏與吾衲僧何啻
天淵本欲要伊於一切時中外不隨應內不居
空這邊那畔無可不可故云吾三十年在藥山
只明斯事是知依法作法要常念茲在茲一片

老婆心千古為龜鑑且道無帶一句合作麼生
道試看丹霞為伊頌出頌曰

白雲檻外思悠哉

無心能出岫有意伴孤鶴

密密金刀剪

不開

渾淪無縫罅

幽洞不拘閑

鎖意自由縱橫無

繫去還來

跋涉不易

師云體空成事任妄念而漂沉不變隨緣守真心而寂滅不有妙覺其孰能達斯理乎况此白雲搖曳碧落清明檻外崑前天涯海角無心而

出應緣舒卷而濟物無私有感必通知時休沐而潤澤有准隨風浩蕩映日飄飄若垂天之翼悠悠漾漾者哉猶事理之相兼真俗之通貫體用之雙彰境智之相半綿綿密密雄雄堂堂所以金刀剪不開也既幽洞不拘閑鎖想縱橫必使優遊此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喻本分事之不本分也其或於此未明獨鶴有時常伴你好雲無事不離山

示衆云正按傍提一句了然超百億左敲右擊
片言可以越三千不涉唇皮誰能舉似

舉禪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麼處來不勞山云

親近來實頭人樹云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

皮作甚麼入草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便宜不
出當家

師舉祖燈錄云宣州禪樹慧省禪師因洞山來
參樹問來作甚麼山云來親近和尚樹曰若是

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林泉道悞入
桃園後曹山云一子親得此乃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丹霞舉處謂問甚麼處來本是
問作甚麼來答云親近來此豈非問答相應也
後又遺漏山無對比乃不見曹山道一子親得
之意蓋編錄之不審也况洞上宗風語忌十成
機貴回互洞山無對豈非向空劫以前承當佛
未出世時會得曹山爭肯證父攘羊受責於仲

尼故云一子親得空王寶印豈假親傳無縫伽
黎何消密付此師資道合猶參乎一唯亦當以
一貫之而稱許者哉還知麼臃膊到頭難外屈
休云孫子不知兒更看丹霞別般誇羨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

天使

石女何勞更問伊

羅多

開昨夜寒巖無影木

根非生

白雲深處露橫

枝葉不墜

秋風

師云非同世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假以忠孝

親情以喻至道曩劫以來與汝本來真如佛性
妙覺明心無斯須而曾捨離故云從來父子不
相離豈止裨樹洞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歟
故石女以無情之情無口之口虛心冷氣倦審
問伊而復竊聽昨夜寒巖無影古木向白雲深
處偶露橫枝若不解無中出有爭能達意外之
玄儻肯於劫外承當更何必而今相見還知不
動唇皮道得處麼萬賴把吾休矣笑我笑虛空

舌更長

示衆云告往知來不妨俏俊心明意顯沒可思量忽遇同風莫有通相證據者麼

舉高沙彌住菴一日歸來值雨教休不藥山

云甚麼處來不消彌云衆裏來我豈不知云可

殺濕便恁彌云不打這鼓笛似有雲嵩云皮

也無打甚麼鼓承虛道吾云鼓也無打甚麼

皮接響山云一場好曲調沒孔笛逢絕拍板

師云澧州高沙彌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

彌云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

往來茶湯去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云知是

般事便休更換甚麼作戒曰汝旣如是不得離

吾左右時復與子相見彌住庵後一日歸來值

雨山曰你來也云是曰可煞濕云不打這鼓笛

雲嵩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甚

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此則公案與祖

燈所載大同小異大抵談其神駿略其玄黃不足恠也據藥山恁麼問高沙彌與麼荅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更那堪雲巖道吾把火助熱見義勇為共垂隻手着力扶持此迴鑿弄幾箇能知若非藥山老漢險不解合支離所以道今日大好一場曲調且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知音爭肯落今

時塵中能作主
化外自來賓

胡家不犯宮商曲

細抹將來

玉笛

同將劫外吹

萬籟有心聞不得
孤巖無耳却知音

師云自佛祖以來莫不入麝垂手曲垂方便物物頭頭明明了了指示於人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臺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汝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

天王悉皆悟道林泉道不因佛指示洎乎錯商
量曹溪六祖初自新州來叅五祖祖問曰汝自
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嶺南
人無佛性若為得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
知是異人乃訶曰着槽厰去遂禮足而退林泉
道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此豈非佛祖偶爾
垂言借問伊處古之今之本無兩樣若是知音
賢者爭肯於今時言句上鑽研識情內卜度萬

派潮宗皆歸性海豈不快哉况胡笳不犯宮商
曲非獲耳根圓通何能知之也耶賴遇藥山父
子沙彌昆仲雲嵒道吾共品玉笛節拍相隨奏
佳韻於千秋遺清音於萬古還會麼不消頻側
耳何必恠雙睛

示衆云真光不耀至理難明天眼龍睛且宜托
後舒手不見手時誰能辦的

舉道吾智禪師到五峰

登山不易

峰問還識藥山

磨自來

吾云不識

許伊

峰云為甚麼不識

抑

人

吾云不識

頭正

師云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藥山山一日上堂云我有一句子不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及至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却云不識此豈非赤諱白誅覲面相謾達摩初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

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云不識且道與此不識是同是別其實藥山本來面目圓同太虛無欠無餘非短長之可較量非肥瘦之可品格千光那照五眼難窺設使瞻之在前不覺忽焉在後所以道吾贈箇不識可恠五峰趕賊要赶上論實不論虛再三勘驗的確催徵是他道吾不減一字更添兩字道不識不識林泉道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非唯你得主更乃不食言直饒

及盡今時未免遭人點檢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

舉步落危途

擬問蹤由已涉功

誠哉是言也

挂角羚羊無影跡

不許追尋

從容還落正

偏中

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師云大道廣濶平坦縱橫可惜時人不來遊履得之者左右逢原失之者孤危顛險雖則情塵撲落識浪洿竭真淨界中不着邊徼恰似白雲深處枯木崑崙前差路難通玄途謾進故從賢者

擬問端由已涉功勲成尊貴墮所以新豐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爭如學取羚羊挂角飛鳥騰空非唯難覓其蹤敢道莫尋其跡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一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當此之際道吾不識豈虛語哉其或左顧右盼前思後想從容還落正偏中矣投子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若也於斯觀透分明覷面別無真其

或未然爭奈迷頭還認影

示衆云靦天索價博地相酬瓦礫泥團真金不
換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須知未
後牢關不離窠初一句還有道得的麼

舉洞山到北巖誓禪師處

不辭過遠地訪知音巖問

甚處來

開門

山云湖南來

多虛不實巖云觀察

使姓甚麼

適來記得而今忘却

山云不得姓不勞巖云

名甚麼

誰敢

山云不得名善能巖云還理事

也無

要穩

山云自在廓幕在

已成

巖云還出

入否

誰能

山云不出入

元來快馬

巖云豈不

出入

言多

山便拂袖出去

話不投機

巖來日

侵早入堂召洞山

不消氣急

山近前

在他簷下爭

敢不

巖云昨日祇對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

夜不安

醒後方知

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

諦

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

理長

山云

却請和尚問

數人

巖云不出入是

如何拱密

威嚴實山云太尊貴生

還丹一粒點鐵成金

巖乃開粥

同過夏

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亦曰栢巖曾居定州栢巖故有是名傳為栢顏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具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至今詩頌石刻俱在唐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既名栢巖鄂州宜號北巖了無疑也祖燈所載師與密師伯同訪今此略之無害正意巖以尋常問荅要歸心性向佛未出世空劫前時審知浩浩真常委悉如如妙體擬之則差議之則錯非智識之可參詳非言談之可窮究所以用

至尊至貴為喻爍雖以妄情羅織山假以真智
傍通百計千般終難繫綴端的至理一言離微
不涉何出入之可定奪者哉初雖不許寧免尋
思屈已從他自知理短怎不相酬開粥過夏還
知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處麼但能不觸當今諦
也勝前朝斷舌才頌曰

燭香人靜杳無聲

視聽應難

苔滿丹墀皓月明

堪

侵

入戶當堂慵正坐

東宮

雖

出門猶懶下階

行

不面舜堯顓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恰似
燭香人靜後無音無韻了行藏由是信息非通
形容莫覩烟籠祕殿苔滿丹墀月泛金波星分
皓彩當此之時沉沉宮漏運四智而難明寂寂
綸言空一心而仰望雖則入戶當堂謙卑自處
不正坐恐犯功勲權袖手且宜守分欲携班杖
擬出玄門竚立躊躇不辭料理方信道三思然

後再思可矣既懶下堦舉足不無隱几栖心非
唯偏處不逢况乃玄中不失還知尊貴一路非
言可及處麼近日王令稍嚴不許多言恃語
示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于
里寔非心力之可謀也莫有涉疑者麼
舉僧問雲巖晟禪師二十年在百丈巾鉢為
甚麼心燈不續寬有頭巖有主巖云頭上寶花冠試
摸索僧云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果是不巖

云大唐天子及冥王早是僧問九峯虔禪師

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江北江南問王

疑峰云却憶洞上之言莫作好話聽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生鐘陵建昌王氏少
出家於石門叅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
後嗣藥山這僧故發此問不妨疑着其實心燈
未嘗間斷千佛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未
曾減自是這僧以妄情斟酌狂識較量分彼此

立階差黨門風爭人我滿肚懷疑故來審察是他雲巖老漢不用剗身千盞灌滿膏油索甚箭別昏燈暫圖精細故以頭上寶花冠打發這僧為復是厚幣甘言為復是着本圖利為復是眼裏拔釘為復是腦後抽楔向此一轉語下見諦明白不止頭輕眼明使汝心神聲快可憐無價寶撞着杜波斯返復又問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可謂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不免雲巖盡情為

濟竭力提携道大唐天子及冥王雖是婆心太切焉知愚騃呆癡奉以明珠認為泥彈於斯不悟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而復又問九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好笑這僧雖是懵懂却寂志誠將勤補拙不避人嗤幸遇慈悲再三撈攆以洞上之言說似與他未審洞上有何言句還知麼木鷄啼子夜石犬吠天明頌曰

王鞭高舉擊金門

聲聲不絕

引出珊瑚價莫論

能

賞迴古輪王金意氣匪從人得不彰寶印自然尊

理合如斯

師云門牆畔畔閑鎖重重不假殷勤何緣得入
所以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世尊一日見
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
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我入門玄覺
徵云為復是門外語門內語林泉道勸君不用
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瀉山詰代云吾不如

汝林泉道是何心倖以此觀來豈止這僧玉鞭
高舉曾擊金門世尊文殊玄覺瀉山拋磚引玉
興亦非淺雖恁舉似見人須弃敲門物知道仍
忘埃子名非唯少分相應必使就中相見端的
得人一語果勝千金那引珊瑚而論高價竊比
輪王意氣搖乾蕩坤而况無文寶印本來尊貴
何由彰顯而已哉還見心燈不昧智焰恒明處
麼須知迴脫根塵了一點靈光裂古今

示衆云同行既無疎伴便宜豈出當家雖然蹄
角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有智無智較三十里且
道是誰

舉雲巖道吾自南泉回藥山道曠無涯巖問

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叫山云吾今困倦且

待別時來暗裏抽橫骨巖云某甲特為此事

來知恩報恩山云且去明中坐舌頭巖便出

可憐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

指頭血出鷄子不快吾却下來問巖兄云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驚殺崩頭巖云不為某

甲說根苦吾便低頭慚愧

師云一母生兒幾百般果然利鈍不相謾藏身

露影交加處寧免教人冷眼看只如巖問藥山

異類中行何不體取南泉道王老師自小養一

頭水牯牛擬向溪西牧不免官家苗稅擬向溪

東牧亦不免官家苗稅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

見得所以藥山恐伊傷他苗稼故使泯耳攢蹄
潛身縮項道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非是推
東柱西莫便走南掠北真所謂赤心片片知人
少覲面堆堆覩者稀囁云某甲特為此事來此
豈非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致使藥山鼉鼉火發
道且去囁便出可怜無價寶贈與瞎波斯羞鉤
雖自落爭免折便宜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
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此猶君子恨不殺身成

仁心忙氣急恠他不領微妙玄旨吾却下來林
泉道往復不易復問囁兄問和尚那因緣作麼
生囁云不為某說林泉道中秋閉目坐却怨月
無光吾便低頭心中苦屈端的難伸自家不會
鈍滯他人故恁吞聲飲氣自煩自惱若非丹霞
替說道理爭知此事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

點點自知
田地穩

渴飲寒泉曲澗

迴

騰騰誰為
肚皮鼓

放蕩不耕空劫地節舒盡暮天何

用牧歌催

枉勞心力

師云瀉山一日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山下作一
水頭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
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
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
退林泉道知他多少事盡在不言中雲居膺代
曰師無異號林泉道題目甚分明異類一事人
多錯會非賞音者不易知也但念水草餘無所

知修行至此可樂無為妄情消爍狂解墮彌出
生入死莫可羈縻所以饑食嫩草渴飲寒泉放
曠優遊自由自在可謂露地白牛牧人懶放靈
苗瑞草野父愁耘正當此時如何處治還知麼
羗笛一聲風浩蕩暮山岌岌鎖重雲

示衆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以楔出楔了無空
缺儻若你眼裏有筋便知我舌本無說不墮情
見一句合你麼生道

舉僧問夾山會禪師如何是夾山境

春日花開秋時

葉落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嚙花落碧巖前

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

師云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
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
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林
泉道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真所謂驢糞逢
人換眼睛是他靈利衲僧透手姦滑勝似竊婁

明察秋毫那肯教伊輕輕動着今據夾山恁麼
酬酢非止令人向情枝上尋意根下覓一任玄
猿抱子從教幽鳥嚙花青嶂後碧巖前枉費神
思徒勞視聽你豈知夾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便休恁麼世諦流布法眼亦云我二十年只作
境會曾有僧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林
泉道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嚙花落碧巖前只如
林泉恁麼祇對是境那不是境大抵一般油麵

由人做造一般油麵由人壞却所以永明道安
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又云無一名
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巖樹庭
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
音與麼會得論甚是境不是境荅話不荅話正
偏兼帶真俗混融一言之下應須心地開通三
句之中可使凡情撲落更看丹霞收攝餘波全
歸性海頌曰

蚌含明月珠生腹物類相成龍擁深雲雨洒空天使
然其莫向平田翻巨浪無事休生事直須點點盡潮

東應須契
本源

師云理無二相事有千差凡情聖解何足奢華
古詩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此
皆物類相感致之然也尚書禹貢淮夷蠙珠乳
顙達䟽云蠙是蚌之列名此蠙出珠遂以為名
故云吸月精神橫宇宙產珠光彩照山河說文

曰龍者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前漢鄒陽書曰蛟龍驤者則雲雨咸集夾山雖設鋪陳之意皆有語中之無語也不可膠柱調絃刺舟記劍繫驢橛上枉覓驊駟不見道莫向平田鬪巨浪直須點盡潮東此豈非叮嚀付囑休騁狂情隨波逐浪四散鑽研當合一返本還源咸歸性海不負狂瀾怒浪卷而東之汪哉洋洋莫可量哉廣矣大矣無以加矣還知夾山富有

天池之量麼浮幢象如夫遠那比蹄涔窄更微

示衆云聲前薦得分明鷄過新羅旬外承當已是不快漆桶待汝開口動舌堪作甚麼還有目擊道存者麼

舉僧問夾山會處即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

何不領話

山云戶挂凋林影中辨取暗通一線大小分明

師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

箇若是即頭上安頭若不是即斬頭覓活時首
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甚麼時
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
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
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
和尚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
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
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實那句是主若揀得

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
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
云慈舟不掉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萬松道
克賓甘罰饋飯錢臨濟故滅正法眼玄覺徵云
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着伊林
泉道尊鑑不錯九峰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
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
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

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
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
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裴香
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
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
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惹得天童道月巢鶴作
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此之所謂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當時首座若奉箇吾不如汝或云師

兄還會麼况石頭和尚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
時山僧都不會林泉論至於此不覺失笑這僧
向不會處欲請一言安用這一落索為伊不會
做官人故然且舉傍州例不須戶挂凋林試向
影中辨取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

舉步落危途

撒手還家懶問程

坐著即不堪

寢殿無人空寂寂

沒蹤跡

滿軒唯有月

虛明

斷消息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按家
樂業休胡走枉費盤纏漫付量不如撒手歸家
穩坐莫問前程可與不可肯來袖手伴雲閑自
有知音來斷和若論此事應寢其言若殿宇之
深沉軒窓之寬寬無人履踐那許言論唯餘皎
月當天不有片雲翳日正當此時合向甚麼處
相見入鄜垂手提携處休又粧么佯不秋
示衆云呼聚喝散妙用無方把住放行權衡在

手不必正偏兼到何消理事該羅未開口時誰
能會得試說道看

舉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栖巢

爭肯目
坐着

不顧地位裏脚不踏地位裏

翻身獅子
大家看

六戶

不掩四衢無蹤

解行不觸
全時道

學不停午意不立

玄

七步成章
渾小事
肯將閑事挂心頭

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

劫舌頭不顧眼中明

一言道斷處
千古意分明

峻機不假

鋒鏖事

誰敢笑
頭利腦

到這裏有甚麼事

你便
不道闍黎

嗟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一曲離騷

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師云上堂踞坐乃祖庭說法之清規集衆晚秦
寔宗門示徒之洪範明不越户太陽門下要辨
三秋穴不栖巢明月堂前令知九夏目不顧他
位裏雖是偏處不逢其柰玄中不失脚不踏他
位裏勅過天下王不流行後天童立四借借一
曰借位明功二曰借功明位三曰借借不借借

四曰全超不借借若非久參曹洞正宗往往觸
途成滯故六尸不掩四衢無蹤信乎入息不居
陰界出息不涉衆緣恁麼看來眼耳鼻舌身意
閑他甚事乃至見聞覺知覓甚来由直饒學不
停午意不立玄已是不快漆桶何必向千劫萬
劫口角舌端眉尖眼底明來暗謝處智起惑亡
者哉端的峻機捷辯豈犯鋒鏖玄唱玄提了無
痕跡所以道到這裏有甚麼事雖本無事不見

道莫將無事為無事往事從無事生若不呼
召指示明白切恐一向尋言逐句情識卜度是
他夾山曾於華亭江上紅蓼灘頭口傳心授葉
綴花聯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恰似臨濟囑三聖云汾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
邊說向他離相離言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林泉道任伊蓋覆將來不管傷鋒犯手只如隱
顯全該枯榮自異一句須假丹霞分明頌出頌

曰

月沉碧海龍非隱

大小明白

霧鎖蒼梧鳳不知

却

親切劫外森森無影木

根非生下土

垂陰自有未萌

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暗中通一線雲
影上東巘雖是月沉碧海霧鎖蒼梧龍非隱而
或躍在淵鳳不知而了無依倚玄微莫測幽奧
難明空劫外靈木迢然睽兆前意根豁爾由是

高懸日月森森鬱鬱而別有壺天暗度春秋密
密嚴嚴而非同世境所以道無影樹下永劫清
涼不響山中長年普應未萌枝清陰匝地沒蒂
花殊色輝天唯除具眼人方省其中意只如底
事合作麼生分析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
豈相干

示衆云未到無心須要到休辭緊繫行躔洎到
無心無也休且合慢拖拄杖省心愛力處自有

知音為伊說破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

高着眼看

山云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

應須恁麼會方始契知

後

僧問石霜

不辭路遠為解疑情

撥塵見佛時如何

頑涎猶在

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矣

僧後

舉似夾山

兩頭三面

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

不如老僧

象之不足

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謙則

古
錄

師云興教小壽禪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
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為根有利鈍故情
分淺深所以世尊觀根受道說法投機夾山以
尋常用的門頭戶底機智提挈這僧天童亦云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門牆岸岸閑鎖重重意欲
去除妄念要見真佛而不知近代黃山趙文孺
有詩云妄想從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
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當時這僧若

是量寬袖子明眼禪和何必破塵離念而求佛
經既疑情阻隔不免重詢此其所以石霜奉箇
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他恁麼道非無來由永嘉
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
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
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
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恁麼看來有國土無國
土得逢渠不逢渠是故這僧須索波波路路復

來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
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林泉道春蘭秋
菊各自芬芳何必特分你強我弱雖則和光惹
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只如刮篤成家花開索被
風吹落此之所謂一般拈弄與君殊還委悉麼
只向一塵分變態高名勲業兩難泯二師合璧
連珠試看丹霞稱贊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

有耳不聞

內外玲瓏溢日寒

有眼不曾見

無漏國中留不住

瞻之在前

月華影裏見

應難

忽焉在後

師云以無緣大慈運無礙大悲式慰蓮心幸垂
金諾故將直截緊要處開發學人依金剛般若
初中後善三句訓誨這僧初令渠發善心豈非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後石霜云渠無
國土何處進渠此豈非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
也夾山石霜雖是兩段不同終歸一致或云冊

霞道當機一句何言三也汝豈不聞雲門云一
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
路豈此非敲金擊玉響珊珊也其實問在荅處
荅在問處若解主賓互換必然內外玲瓏不唯
目下嚴寒况使心中洒落何塵佛而可狐疑哉
儻做功夫到此地面無漏國中斷然不住月華
影裏想見應難莫有築着磕着的衲僧麼塵心
起處千般有道眼開時一物無

示衆云本是依實具實元非指空話空分明拈
在面前可惜拋向腦後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
山有曾經諳此事者麼

舉石霜諸禪師

初參道吾

吾

草鞋錢還了也未

問如何

是觸目菩提

照顧眼睛

吾乃喚沙彌

指示分明

彌應喏

却有衲僧也鼻

吾云添淨餅水着

老婆心切

良久吾却問

霜汝適來問甚麼

重重相為

霜擬舉

鷄過新羅

吾便歸

方丈

喚不回頭爭奈何

霜乃有省

險負平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初依瀉山充米頭
一日師米問荅相契瀉至晚上堂曰米裏有虫
諸人好看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林泉
道玄中銘云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卧經行莫
非玄路花嚴經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
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名字而可得東
坡亦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
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以此觀來觸

目菩提無空缺處更嫌何處不分明吾喚沙彌
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着林泉道隔壁不勞供
短杖元來有理不高聲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
問甚麼腦後這槌如覺痛自然心地得安寧霜
擬舉劍去久矣爾方刻舟吾歸方丈霜乃有省
一念回光使同本得後來果有僧問咫尺之間
為甚麼不覩師顏霜曰徧界不曾藏林泉道觸
目菩提旋蒸熟賣僧又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

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霜聞曰這老
漢着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只
如雪峰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為甚麼
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生不會雖然法且無
異其奈師承不同故解之差別他云遍界不曾
藏也須是學來方始得會亂說即不可林泉道
當時若不歸方丈爭解添餅接上機多謝東禪
齊拍手霜峰的意共同輝更看丹霞復垂明鑑

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

隔行是難

尋常語裏布槍旗

不可

干戈相待

重詢擬進歸

方丈

一度可喜兩度醜

一句分明

更不疑

險不又疑過

師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萬松
道此乃入鄧垂手不避風波者也若非作者知
時連變機用崢嶸必不能向尋常語裏解布槍
旗若非仗文殊劒執祕魔杖環石鞞弓放國師

箭必然納敗決索歸降故復重詢擬進盡力提
持巧計招安欲歸方丈果於一句之下了了分
明可謂三思然後再思可矣嘆無孔鐵槌輕舉
慶疑團粉碎了無遺

示衆云慎終追遠孝感於天粉骨碎身難酬厚
德衲僧分上不必如斯若非至理一言險不漫
勞心力有曾悞犯者麼

舉漸源興禪師一日持鉢上石霜法堂東顧

西顧

引卷
詞訟

霜見乃云作甚麼

點榜將來
不可放過

源云

覓先師靈骨

還具
眼麼

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覓甚麼先師靈骨

只知盡法
不管無民

源云正好着力

事難方表
大天心

霜云一物也無着甚麼力

不惜唇
皮盡情

吐源持鉢肩上行

於利衲僧
一撥便轉

太原孚云先

師靈骨猶在

明眼人
難謾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
茶與吾提起盞曰是那正是正師又手近前目

視吾吾云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云汝又作麼生師奪蓋子提起曰是邪是正云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林泉道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吊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為甚麼不道云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

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中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還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曰只在村院寄宿霜云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云不見道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
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鋏復到石霜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甚麼林泉道不
唯審問端由又恐依前蹉過曰覓先師靈骨林
泉道以往觀來大似佯慈悲假孝順云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林泉道關難不
關易關易誰不會果然道正好着力林泉道但
辦肯心必不相賺云這箇針劄不入着甚麼力

林泉道雖云無縫罅寧免見披離源持鋏肩上

便行可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太原亭尚座果

是忍俊不禁與代語云先師靈骨猶在林泉道

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更請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本地虛明無二物

已太多生

幾人認得黃金骨

道不

無只持

步

太辯從來還若

訥真不調文

師云昔張司徒因燼其居遂書偈云居士沉舟

目司徒失火時本來無一物何用苦嗟咨六祖
亦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此皆發明空劫以前本源地若非
具金剛眼睛爭能識黃金骸骨雖是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何凝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而况持鉢
肩上復妙迴途撒手便行不居正位大辯若訥
默然自知田地穩大智如愚騰騰誰為肚皮慙
還知放去收來太速處麼挿鋤意與持鋤意觀

面相呈子細看

示衆云這邊那畔孰能推倒界牆正去偏來你
試就踏芳草作麼生囑付則是

舉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

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

好因緣是惡因緣

緣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

取伏

分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上花

開方與他合

乾暴暴時須潤濕冷清清處要溫和

石霜云出門

便是草

動落今時
猶自可

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

草漫漫地

靜沉死水
更難堪

師云一大圓覺為我伽藍云何解制而論東西
直饒指教深隱寒巖飽看冷翠坐白雲而終須
不妙守丹嶠而未必便宜教人指點垛根到了
枉稱艷古所以洞山恐伊墮在無事界中弄巧
成拙弱喪忘歸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
麼生去此皆養子之緣怕折姦便可謂兒行千

里毋行千里翻覆尋思再三招撥顧視左右云
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地合可謂正
雖正而偏偏雖偏而圓一日藥山指枯榮二樹
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道吾云榮者是山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云枯者是
榮者是巖云枯者是山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
淡去高沙彌忽至山云枯者是榮者是彌云枯
者任他枯榮者任他榮山回顧道吾雲巖曰不

是不是其實此事轉輾輓活鱗鱗如盤走珠了
無滯跡方為可也若一向指教無寸草處去石
上釘櫪何時得出許令枯木生花似許放開一
線致令石霜點蜀道出門便是草汝但起心動
念豈非落在今時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
草漫漫地此雖難會却容易知不見道斫却月
中桂清光應更多天童後來一併領出草漫漫
門裏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

轉身難若論轉身一路寧免丹霞指出頌曰

歸家豈坐碧雲床

思久靜

出戶不行青草地

動久

思南北東西本自由

放浪

渠無向背那迴避

心不負人
面無慚色

師云不立纖塵處寂寥事事無到來家蕩盡免
作屋中愚雖處碧雲深處應須緩步移身當於
皓月輝時莫避入塵垂手既辭空土豈戀胡床
此乃正不居正之小樣也為入息不居陰界故

出息不涉衆緣非嫌面上夾竹桃花唯怕肚裏
侵天荆棘曾不墮青青點點那肯滯莽莽芊芊
任觸目之荒林儘論年之放曠可謂百花叢裏
過一葉不沾身此乃偏不垂偏之大略也是他
得的人千自由百自在不於石室生根且向草
庵止宿不見石頭和尚道間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為
寂又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恁

麼看來有迴避無迴避還委麼相逢無話說
不見又思量

示衆云觀遠休觀近念念合究死生論實不論
虛切切唯談真諦分明指示後買先嘗有來利
市開張者麼便請便請

舉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

休教情室礙
莫被舌頭謾

僧云地獄最苦

只知其一
豈知其二

山云不然向此衣

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

曾喫
知酸

師云如來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度脫衆生祖
師依戒定慧三無漏學開發衲子洞山向高高
山頂點手這僧於深深海底掉頭早是謝他不
道沙糖蜜甜黃蘗苦想伊熟境難忘夢見獄
卒也怕而不知調達謗佛墮於地獄佛令阿難
就獄慰問汝苦楚不達曰我居無間獄中如受
三禪天樂這僧却云蜜苦據斯器量何霄壤之
懸殊所以洞山道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

始是苦真所謂為怜三歲子用盡一生心雖是
按牛頭喫草也何妨就虎背添斑賴遇丹霞遞
相勸諫頌曰

鑊湯爐炭幾何般

親之眼眩思之意

地獄三塗未苦

酸

逆耳是忠言

須信新豐親切語

分明記着

袈裟之下

莫顛預

不得忘却

師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何止鑊湯爐炭
劒樹刀山地獄三途苦楚者我由是丹霞替代

洞山重宣此義再說偈言上代下世老婆心切
大抵輪迴六道出沒四生皆為不明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世尊初成正覺普觀一切衆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此豈
非洞山所言大事者邪故又再三囑付道須信
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顛顚洞山自唐大中
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
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玄音光揚祖道

故就所居山名有新豐之稱只如所囑之語親
切那不親切合顛顚不合顛顚如人飲水何消
問冷暖唯除心自知

示衆云沒蹤跡斷消息你試猜是甚的自有明
眼人為伊垂法則且道是誰

舉僧問洞山和尚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

是鳥道

佛眼
雞窺

山云不逢一人

了無
伴侶

僧云如何

行

伴看
脚下

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

已涉
廬纖

僧云只

如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麼龔孔裏山云聞

梨為甚麼却顛倒面赤不僧云甚麼處是學

人顛倒處當局山云若不顛倒為甚麼却認

奴作郎巧說不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深窮

山云不行鳥道果有靈蹤

師云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

葉不沾身雖向光影門中任緣施設而不被光

影相謾以至六根六塵六識時時應現如印印

空如鏡對像何形迹而可滯哉所以洞山道舉

足下足鳥道無殊觸自荒林論年放曠此豈非

尋常指示令汝行履處若論鳥道縱橫無窒礙

何必覓蹤由故洞山道不逢一人既無伴侶必

達三空這僧不顧撞頭磕額又問如何行洞山

恐伊沉空滯跡認影迷頭對他道直須足下無

私去若不聽他處分必然承言滯句固閑情閑

果認鳥道便為本來面目爭奈洞山權衡在手

縱奪由他評品高低誰敢插手遂召云闍黎為甚麼却顛倒這僧遭此腦後一槌去却三魄鑽了七魄報道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端的是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洞山道若不顛倒為甚麼認如你即這僧非但今日自古至今妄想執着迷已逐物可惜遼天鼻孔被他輕輕扭轉細敗關道如何是本來面目會則言言般若不會則句句癆疣物物頭頭何曾隱匿莫只於鋪眉苦眼

處鑽研忘鋒結舌處窮究洞山恐中此疾故云不行鳥道可謂有收有放能殺能活非大宗師無此機變幸遇丹霞通相證據頌曰

古路脩然倚太虛

高高標不出

行玄猶是涉崎嶇

舉步落危崖

不登鳥道雖為妙

勿為無心云是道點檢將

來已觸途

無心猶閑一重閑

師云處處長安道門門古佛家脚跟不點地枉歇路途賒不見道劒閣路雖險更高人也行行

斯玄路寧免崎嶇儻肯迴光必能返照洞山又
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到這裏藏身處要沒蹤
跡沒蹤跡處不許藏身何故弃有着空病亦然
還如避溺而投火所以惹得丹霞道不登鳥道
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正如靈龜曳尾拂迹
成痕將心用心轉見病深雖然如是鳥道則且
置未審本來面目合作麼生相見遂以手擘眼
云猫

示衆云橫飛直赶慢撫輕彈着着難謾聲聲解
聽用焦磚厮磕者且道是誰

舉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同行無
疎伴洞
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是何
神山云价

闌梨

勘破元來
不值錢

洞山乃放下木橋蓋鉤
自落

師云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在南泉打羅次泉
問作甚麼曰打羅云手打脚打曰却請和尚道
云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人恁麼舉似林泉道

今日親見和尚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林
泉道非師不委師與洞山同嗣雲巖故曹山已
下皆以師伯呼之既與洞山為忘年友莫逆交
不無法喜禪悅切瑳琢磨居一日同渡獨木橋
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特似拍大嫌子
說小孩兒是他神山亦不倉卒亦不着忙微微
冷笑款款輕呼云价閣黎意似恠他恁地作麼
洞山既知姦不廝謾壯不廝欺却便放下自與

收撮諸人還知這些道理麼塵中儻不迷真性
怕甚教人試探伊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

是理何

木橋拈起使人行

闕

不聞易闕
易誰不會

沉沉寒水

如何

渡

有智不揀年高
無智漫勞百歲

月夜金鷄報五更

一聲才叫

罷六國盡平明

師云莫將無事為無事
往往事從無事生
雖是
平田淺草休教脚下煙生
隄防淨地迷人莫使
心頭火發掘坑掘壟無損無傷
內蘊慈悲詐施

姦狡故於溪路拉起木橋喚教過來看伊作畧
若是情閑固閑懣懂禪和必然猶豫懷疑到了
擔千負計欲渡沉沉寒水須乘淅淅西風因行
掉臂而不假其功應扣騰聲而豈勞其力一呼
之意千載難忘恐犯當頭為伊放下此之所謂
棋逢敵手難藏倖琴遇知音正好彈雖然如是
神通并妙用撓不折便宜

示衆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成何勞特

地有不昧靈知認得者麼

舉僧問洛浦安禪師衆手淘金誰是得者開

天下自浦云拳中舊寶豈假披沙著甚僧云

恁麼則展手不逢也一句隨他語浦云莫將

鶴唳擬當鶯啼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參臨濟後嗣夾

山問荅機緣具述投子茲不復云慣曾為旅偏

怜客自己貪杯識醉人不悟慈悲為指示恐伊

蹉過謾勞神其實本來真性妙覺明心亘古亘
今何嘗離已雖曩劫已來背覺合塵迷真執妄
從聞思修之三慧守戒定慧之三學祛除情執
煅煉身心要悟真常直明本性豈非衆手淘金
而尋得者這僧迷昧年深貧窮歲久乞兒見小
利餓眼覓茱皮所以洛浦老婆心切以周急之
情惹繼富之誚道拳中舊寶不假披沙這僧先
難後易認影迷頭便道怎麼則展手不逢也洛

浦見伊得少為足滯句承言故云休將鶴唳擬
當鶯啼可謂到則不點點則不到其間利害端
的在甚麼處道與癡兒休得哭林間黃葉已經
霜若非遇着丹霞險不翻成滯貨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

要不問
依本分

不觸波瀾猶費力

擬拂迹
已成痕

露柱三更忽放光

燄破四
天下

此時未審

何人識

除晨
丹霞

師云只為大分明翻令越差忒不必費神思遠

岸披沙覓金剛不壞身非止唯充國庫殘麗水
見應難物物頭頭何隱匿恁麼看來是得非得
已成費力忽逢露柱放光明論甚三更并半夜
見恠不恠其恠自壞見有不見其有自朽若非
具爍迦羅眼摩醯首目決難覩透還有識得的
麼萬松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眉毛眼上瞎
示衆云踏翻朕迹方知處處普賢推倒界牆始

信頭頭彌勒既非內外豈限西東儻能瞥尔迴
光遍覩那的不是有會道者麼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秋樹春生
葉冬心夏

放花浦云青嵐覆處出岫藏峰

隱而
彌彰

白月輝時

碧潭無影

顯而
不露

師舉僧問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云達磨未來
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你
麼生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

風月僧無語曰闍黎會麼云不會曰自己分上
作麼生于地達摩來與未來甚事他家來大似
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
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是解卜底又曰
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林泉道靈龜無卦兆空
殼不勞鑽這僧既問西來祖意怎不教洛浦半
遮半掩全唱全提青嵐覆慶寧客舉目觀瞻白
月輝時那許興心撈謨試著丹霞老師箇裏潛

通春意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坼

獨占溪邊第一春

萬木凋零栢轉

奇

是真難滅
是假易除

雲淡不彰節月影

偏處因輕那
不逢火

露引風枝

玄中
不天

師云初祖達摩大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此應般若多羅二
桂久昌之識了無疑也當是時禪林未顯不有
群花唯少林一枝寂初榮旺此其所以梅先坼

之大意也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
鳳也親師演道斤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鋒
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
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知化緣已畢
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自古至今禪風
大振祖道興隆凋零轉奇之跡何待予言而可
知也雖則雲淡不彰節月影就中一點更分明
烟輕那露引風枝箇裏百般難料理所以道四

臣喝退忘依所六戶虛通路不迷

示衆云熟油拌苦菜由人心裏愛施主復如王
而心得自在本非看面逐情亦非赤諱白誅向
此法筵莫有挑請者麼

舉僧問洛浦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

心道人

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道人有何德

果然

浦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

多歸鳥盡迷巢

休於言下覓
莫向句中求

師云有德非為德無功始是功情塵如汨沒枉
逐霧蒙籠若使恁麼會去膠膠因果不勞逐語
分宗其或罔措未明綴綴功過切忌隨言定肯
大藏一覽云佛為須達說布施果報謂多施少
報少施多報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淨行
乃至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雖
然如是不見道勿為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
重關所以這僧疑問諸佛之過道人之德若非

洛浦眼如掣電機似走珠明歷歷活潑潑非言
之言而不滯於言無說之說而與伊所說故云
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丹霞為是
當派雲仍不惜唇皮自揚家醜頌曰

拾得踈慵非覺曉

兀兀無知

寒山懶惰不知歸

騰

何聲前一句圓音美

有語應難會

物外三山片月

輝

無言心自知

師云無用處成真用處不風流處轉風流如愚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若訥超情謂凡聖由來總不收天台山拾得子
不言名氏始因豐干禪師經行到赤城道側聞
兒啼隨聲尋之見一子僅十歲初謂牧牛子問
之乃曰孤弃於是豐干携至寺因呼為拾得一
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
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
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槌背曰蒼天蒼
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

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林泉道弄精魂漢
有甚麼限國清寺半月誦戒衆集拾得拍手曰
衆頭作相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
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戒性與你合一切法
無差別林泉道兩般了也天台山寒山子亦不知
姓氏以乞丐自養古老見之咸曰風狂人也唐
興縣七十里有寒巖在國清寺之側因居於此
故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落冠樺皮冠曳

大木履時來國清寺有捨得知食堂常收殘餘
貯竹筒中山至則授之或就食或負去每徐行
廊下嘗有詩云欲得身安處寒山可長保微風
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嘵嘵讀黃老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因衆僧炙茄次將茄
弗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
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
費却多少鹽醋林泉道若不蓋覆將來險些為

伊淡了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
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
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
牛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
曰蒼天蒼天山曰這箇廝兒宛有大人之作林
泉道好手手中還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况乃
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韻美堪聞物外三山片
月輝輝而光明可玩若是汝識心見性何消我

唐詩集
恃語多言其或未然三脚靈龜荒迳走一枝瑞
草亂峰垂

示衆云銅盆撞着鐵刷子嚴婆撞着惡妮子軟
厮禁處還有與解交者麼

舉蛤溪道者相看

不是冤家
不聚頭

浦問云自從梨

溪相別今得幾年

引卷

溪云和尚猶記得昔

時事

氣毒烟
火然

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

是何
心倖

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

誰知笑
面虎耽

裏
心煩

浦云打則打會禪漢

未是
慈悲

溪云也不消

得

衲子
難謾

浦云道者住山事繁

大月債
熱厮還

師云生機易作爭先手活眼難防末後籌瘦肚

肥邊看厮諫橫飛直赶莫輕休方信道二人雖

對面終日不知心况吾如來正法眼藏欲令一

切衆生掣脫眉間識鎖踏翻曾次情閑坐卧經

行莫非玄路莫只以機智通相鈍滯惑者曰恠得

淨宗令人難會元來都是心倖萬松道一分心

停一分慈悲洛浦與麼問蛤溪與麼荅將世法
佛法打成一片不教得失相謾是非縈惹方信
道過得荆棘林是好手豈容見甯平沉意根繫
綴所以有時鐵裏綿團有時錦包特石還知爭
不足讓有餘處麼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更
看丹霞如何和會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

休喝

蟾桂枝枝布遠香

看

這昨夜姮娥呈巧妙

遲

不眼睛直上綉鴛鴦

求為
好手

云棋逢敵手難藏俸詩到重吟始見功世智
辯聰難比况枉將有限趣無窮此之所謂非尋
常也譬如蟾桂遠布清香普請諸人牢收鼻孔
據二老宿問荅交馳機辯冠眾非唯空飛閃電
盤走明珠有若姮娥特伸巧妙拈芒長玉線穿
沒鼻金針向眼睛直上綉出鴛鴦豈非好手者
歟雖然如是只知有功之功寧曉無用之用還

祠委悲麼何如王女夜拋梭特來織錦於西舍
示衆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聊許商
量未審誰能祇對

舉僧問洛浦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

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

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怪識精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所以
道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斯皆稱性之談非同事

相有局量者也這僧向窮理盡性杜絕辭源處
引菴詞訟是他洛浦終是老手舊脰膊向伊做
精担恠廝謾廝譁之時輕輕點化道家有白澤
之圖必無如是妖恠白澤者乃俚俗鎮宅師子
之異號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
妖恠林泉道詩爭一字新若遇承言滯句杜撰
衲僧合作麼生禁治但云急急如律令攝是他
丹霞優遊平易為伊指示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

舒卷自由

戶內殊無半夜燈

一點

難明極目危巒今古秀

觀之不足

暮天斜照碧層層

玩之有餘

師云雖是無心出岫本非有意為霖巖前旣送千頃從教採曳平沉然假今時言句總持豈礙劫外遊戲三昧寥寥戶內殊無半夜之青燈寂寂窓前不有三更之皓月晦明交互隱顯該羅應須着意聲前莫便死於句下入鄮垂手方便

提携為物橫身盡情誘誨極目危巒自古及今而挺秀莫天斜照通上徹下而分光非唯岌岌堆青何止層層鎖翠莫道遠觀不審須知近觀分明恁麼話會為復是有言是無言况楞嚴經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徼微塵裏轉大法輪焉用白澤圖屏除此妖怪此皆電光石火水月空花擬涉思量鄉關萬里莫有就路還家者麼向此草鞋跟斷處舉頭無不是家山

示衆云拈來無不是擬心則差用處莫生疑動
念即錯不差不錯時合作麼生分析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

金烏東出
玉兔西沉浦

云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別般
造化

另種
陰陽

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必多言特語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何妨濶論高談畢竟佛法大意
在甚麼處嵩嶽破竈墮和尚因僧侍立次師乃

曰佛佛祖祖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
取會取僧禮謝師遂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
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
信更不信林泉道認着依前還不是信州智常
禪師初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云學
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
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
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云初

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
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
彼曰虛空有相貌否對云虛空無形有何相貌
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
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
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
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

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
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
認何妨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
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
知解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
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
頭此之大意且道與臨濟所問黃蘗所答是同

是別待你喫棒了則為汝說洛浦云雪覆孤峰
峰不白雨滴石筍筍須生此之大意迥出常情
無孔鐵槌針錐不得所以丹霞向乾暴暴處令
生滋潤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

神通廣大

林中虎嘯谷風清

變化

多般莫言滿路生荆棘必勝况是家貧少送迎

稍能守分

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易既無體神自無方

一任龍吟霧起從教虎嘯風生顯諸仁兮妙體
本來無處所藏諸用兮通身那更有蹤由以此
觀來佛法大意千變萬化世智難明雖則堅窮
三際橫亘十方非具正法眼者頭頭踉蹌過件件
相違認破木杓為先祖髑髏將馬鞍轡作阿耶
下領豈非太謬乎箇裏本無意路荆棘何生就
中不有情閑蹤跡安在所以香嚴道去年貧未
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和

雖也無據恁麼道肯送迎不送迎還知麼赤窮
新活計清白舊家風慢唱陽關曲慚惶杯已空
示衆云動即影現莫教虛費草鞋錢覺即塵生
枉使靈龜空曳尾浪蹤絕跡一句誰解歌揚
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舉步浦云
家破人亡子歸何處禍不單行僧云恁麼則
不歸去也已涉途程浦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
紅塵遣誰掃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利名縈繫忒多年欲效淵明鄙世緣人老
菊殘無可賞漫將心境玩壺天不見雲門大師
云光不遠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
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
是先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
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
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
是病所以洛浦道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

遣誰掃復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
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岬張帆出正
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亦如仰山問僧甚
麼處人僧云幽州人曰還思彼中麼云常思曰
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殿閣人畜等物
返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云某甲到這裏總
不見有曰信位即是人位未是云和尚莫別有
指示否曰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

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林泉道到此分劑應湏
活鱖鱖不可死即當擬議着邊徼難稱大法王
所以道既號法王於法自在只如時清道泰長
安大道合作麼生指教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

遠挨一千里
近挨肘底

歸興悠悠思

莫涯

有口應難說
無言心自知

撒手到家何所有一

本來無
一物何

用苦
追求

瑠璃寶殿鎖蟾華

明白轉身
還墮位

師云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汝但

一切時中行住坐卧運水般柴着衣喫飯拈匙
舉筋不遺時不失候念念相應心心無間於斯
何慮道遠乎哉想伊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
既能乘興豈涉途程撒手到家一無所有不見
僧問祇林和尚十二年為甚麼降魔曰賊不
打貧兒家云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曰賊不
打貧兒家趙州亦云戒十八上解破家散宅恁
麼看來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雖

然如是當可從偏入正捨妄歸真升瑠璃寶殿
玩皎潔瞻華還許朝覲也無良久云東宮雖至
嫡不面舜堯顏

示衆云同田曰富那爭你有我無分貝曰貧漫
說家長裏短有解通人情者麼

舉僧問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索另者
先窮

云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

老兒語
帝裏取

僧云恁

麼則顯晦殊途是非一揆

貧隨言語
走教杜禪和

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

師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縱橫無不是何必強言論禪分五派歸性海以無遺教列三乘契心宗而有准庸愚之輩淺智之流執門庭局戶牖競空花濃淡較兔角短長其堂奧之幽堦除之漸名相之跡至理之玄豈待予言而可知也故洛浦以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為對是屈高就下應物知時而豈知日月不到處別有

一乾坤這僧果向金烏東出玉兔西沉處別是非明得喪逐句尋言知有何限惹教人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果然洛浦放伊不過道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這僧若是脚跟點地必能鼻孔遶天何止亡羊岐路而可哀哉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衆曰多岐路既返開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乎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諸人若向這裏會得方
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你若不信試問丹

霞頌曰

月篩松影高低樹

無二分

日照池心上下天

無別無斷故

赫赫炎空非卓午

別有一壺天

團團秋夜

不知圓

身全不覺全

師云洞山初禪師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若於言向上尋情識中覓而與

展鈔疊科不相遠也永嘉云直截根源佛所印
摘葉尋枝我不能雖道月篩松影普應高低意
不在言言非有意日照池心權分上下波不離
水水即是波不見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恁麼看來赫赫炎空日非卓午而正
不居正團團秋夜月不知圓而偏豈垂偏林泉
老漢雖恁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豈免人嗤老婆
心切還知麼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示衆云沒手沒脚撥開索幸自可伶生剛待
尋煩惱不放出頭者且道是誰

舉僧見韶山普禪師禮拜了叉手而立弄精魂淚

有甚麼限山云大材藏拙戶點檢將來不可放過僧又過一

邊再來不直山云喪却棟梁材明眼人前一場逗漏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尋常機如掣
電眼似流星邊布衲尚落彀中白頭因禁甚湯
水具師子不欺之力有獐龍難近之威這僧不

顧危亡賣弄破膽特來相訪禮拜起叉手而立
擬用鵬心強取其奈屬爪難拏不免着小做姦
故恁鋪眉苦眼被他不藏情不惜口當面點罰
道大材藏拙戶非是謙卑自弱就中刀劒齊施
這僧不識遲疾由自轉身吐氣又過一邊復呈
醜拙果被他道喪却棟梁材這僧若具通方眼
有量外機但向道久響和尚善能高鑒此豈非
嗔拳不打笑面尋塢軟地喫交爭不足讓有餘

總在於斯若能如是焉用丹霞從頭花判頌曰

叉手須知已隔津

相見了也

更重進步轉漂淪

是早

那頑銅若你真金貨

雖似不是

只可謾他無眼人

一場
評霸

師云暗機默論不用施呈放去收來豈容擬議
道契則千里同風意差則當面蹉過寧不隔津
而已哉更欲進前退後思安慮危轉見漂淪愈
增鈍滯若是伶俐衲僧通疏禪者爭肯拖泥帶

水隨浪逐波所以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

人被陸沉若明寶覺真心圓明實性胡用他求
為富足哉不然則妄情俄起狂識垂張以滓穢
頑銅作百煉真金謾無眼人亦未可得還知麼
平准庫中新法令不容私地倒金銀

示眾云龜毛兔角曲為今時禪板蒲團潛通劫
外雖是看窟籠着楔何妨比肱膝裁靴向恰好
處試聽道看

舉僧問韶山如何是和尚家風

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

山云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非智可知非情可測

師云眼前無不是詩材信手拈來莫強猜物物
頭頭陪雅興咀冰嚼雪暢奇哉太平治業無象
野老家風至淳問甚並根桑棗樹闌角水黃牛
兀兀騰騰抹抹搭搭森羅萬象無非古佛家風
碧落青霄盡是道人活計故韶山荅以絕頂無
根草無風葉自搖子細看來你休誇眼裏有筋

他從來舌頭無骨假無根瑞草就絕頂栽培雖
是無風何妨搖曳方稱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
風若遇明眼禪和何必匆匆巧說自有丹霞通
相證據頌曰

妙峰孤頂偏肥膩

今古咸聞

天產靈苗不觸地

識情

難翠葉無風常自搖

感而遂通

清香那逐春光媚

混不得類莫齊

師云梵語須彌盧此云妙高釋曰四寶所成曰

妙獨出衆峰曰高尙此妙峰孤頂有肥膩香草
雖是天產靈苗而不觸於地者非造化之可生
成非陰陽之可滋孕婆娑翠葉無風而常自傾
搖矯婉清香終不逐春光取媚大抵理由言彰
言不越理因言會道以道明心幸不以膠柱調
絃刻舟記劒執妄迷真弃本就末故假言說而
趣般若者此之謂也故經云文字性空信不誣
矣只如怎麼是韶山家風不是韶山家風具眼

者辨着

示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接見義勇為當仁不
讓既曾得他一馬寧不還他一牛各無虧欠處
合作麼生通報

舉黃山輪禪師來叅夾山

君子不耻下問

山問云甚

麼處來

閉門刷會

輪云閩中來

公驗分明

山云還識老

僧麼

人無害虎心

輪云和尚還

識學人麼

虎無傷人意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

汝廬陵米價

兩和交易不得相謾

輪云恁麼則不識和

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

草鞋跟斷處不索別商量

山云

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一併交足各無少欠

師云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

峰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扣之山問名

甚麼云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云和尚

恁麼語語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闍黎作麼生

云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

肯諸方輪乃服膺叅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

是甚麼處人云閩中人問者不可不恁麼問答

者不可不恁荅多虛不如少實巧說不如直道

山曰還識老僧麼云和尚還識學人麼一遞一

刮不賭惡發當爐不避火逆當言不避截舌山

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

陵米價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

生價此真所謂眼自爭先得壽因打劫贏山曰

真師子兒善能哮吼雖是滿口許伊就裏倍酬
高價擬欲見錢多賣須索秤稱斗量便宜既出
當家豈免丹霞合貼頌曰

父子相逢眼倍明

內外

靈苗叢裏坦然行

縱橫

自箇中若為金毛子

莫錯

已是鹽梅觸大羹

幸自可
於生

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是知師勝資強人天眼目此乃倍明之靈驗歟

脫或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何有是稱者也
於靈苗叢裏今時路上情非附物語不立玄擺
手長行縱橫自在怎不呼為俏措禪和英靈衲
子儻若承言滯白究妙窮玄濁智流轉隨在毒
海箇裏就中本沒窠臼若為滿口許他為金毛
師子者是用鹽梅而觸忤大羹也人唯知有味
之味口頭取辦殊不知無味之味其味恒然所
以天童道淡中有味妙超情謂到這裏直得言

思路絕心行處滅方有少分相應還端的麼不
解廬陵酬米價枉教虛費草鞋錢

示衆云一椀來一椀去一椀不來一椀住自來
不會愛便宜袖手赤閑無可做且道誰是其人

舉僧問上藍超禪師如何是上藍本分事

喫飯舒手穿衣藍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

便吐藍云

不可拈放關繫手裏得麼

言如劈竹
心似直弦

師云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

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荆禪苑還以上

藍為名化道益盛這僧自不守分故問他人豈

知汝未開口已前早不本分了也那堪叉手並

脚退後進前向禪床邊口角頭取覆他人恰似

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

如是此之所謂開管天下徒增話霸故上藍便

吐肝腸為伊分析道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

其實本分一事彼彼各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莫能摸索這僧果似韓獪逐塊便問
不借不求時如何豈免上藍黥道不可拈放關
梨手裏得麼意似責他不於言外覓漫向舌邊
尋件件參差頭頭蹉過若非丹霞說破更是遠
之遠矣頌曰

一片靈明本妙圓

剔圖處
好生觀

箇中非正亦非

偏

這邊那畔
總難逢

寶峰瑞草無根蒂

看你
怎生

不待春

功色自鮮

莫教飄入眼
持地出還難

師云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一輪光皎潔無物
堪比倫敦我如何說况此一片靈明亘古亘今
本自妙圓了無空缺更須就裏叅詳箇中體究
非隱非顯非正非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終日
尋不得有時還自来寶峰瑞草雖無根蒂而綴
葉聯芳禪花心苑頗有聲名而該天括地空劫
威音之際那待春功古佛興化之時潛通曉意

雖非着色還自鮮明不涉威光果能遍照有具
眼者試請辨看瞎

示衆云言中有響明知未當好心笑裏藏刀暗
弄漫誇毒手有箇謾譚不過者且道是誰

舉僧問四禪禪師古人有請不肯今請和尚
入井還去也無

閻衆先行
老僧便到

禪云深深無別源

飲者消諸渴

不逆人情處
須還老作家

師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你如是觀若也於斯覩透二空雙證一性圓明
皮本元無毛將何立於實際理地井安在哉未
生以前教誰出入可惜這僧妄情俄起業識茫
茫賣弄好心輕欺先德是他四禪老漢軟款柔
和慈悲喜捨用此四無量心酬他三不善業但
向道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並不張筋努脉
犯手傷鋒教向離心意識處叅絕九聖路處字
若然則方信汪洋性水非淺深之可窮實漠心

源豈遐邇之可校儻能飲者莫不消諸渴矣於此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更看丹霞盡情贊譽頌曰

曹溪源派古之今

語話不窮

意識徒將渡淺深

照故

撩

倒是昔人游戲處

神通廣大

雖然入井不曾沉

變化多端

師云自曹溪六祖大鑒之後源分派列從古至

今莫不兒孫蔓衍法道興隆剪惑裁疑聯芳續

焰間有拍盲衲子蹶豹禪和徒將意識度量淺深而豈知君子或出或入或進或退自恃其時何必花言巧語覽占攀今內蘊夜叉心外現菩薩面低情下意通假人情况他老作不拘逆順不憚疲勞妙用無方神通戲遊端的喫火不燒舌入林不動草何止入井不令沉沒而已哉雖知不有別源就裏必存深意還知麼同行想見無疎伴索甚殷勤賣好心

唐書

卷一

卷一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上



七
四十八
六